

穆青“笔下”的书名

冯亦城



穆青照片

封面是一本书的脸面，是一位不说话的推销员。而书名是封面文字的主要部分，出书的人，不仅想起个好听的书名，而且希望书名的字体和设计能体现出较高的审美价值。鉴于书名的重要地位，很多作者或出版社都请社会名流题书名。当代著名记者、新华通讯社原社长穆青也题写了很多书名。

作为新闻界大家，穆青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历史的审判》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书法造诣也颇为深厚。有人评价穆青的书法有股浩然正气，自成面目。他注重运笔的刚柔相济，在变化中求统一，风格明快、俊逸劲挺、洒脱自如。今年我收集了32种由穆青先生题写书名的书籍。

穆青在新华社领导岗位上工作几十年，引领着新华社不断开拓创新，奋力铸就伟业。他为新华社编辑的三部图书题写了书名。《血染的丰碑——新华社烈士纪实》，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书中记录了34位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英勇捐躯的新华社记者和工作人员的感人事迹。《新华社回忆录》（第一辑），新华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新华社回忆录》（第二辑），新华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两辑共收入88篇新华社资深记者的回忆文章，是记录新华社成长历程的珍贵史料。1989年9月，新华社新闻大厦竣工。1990年10月，新华社编印《新闻大厦纪念册》，穆青为这本纪念册题写了书名。

穆青是著名记者，又是摄影大家，曾担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名誉会长。早在1983年，他就提出文字报道和摄影报道“两翼齐飞”新闻摄影理论。我收藏的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编辑的四本精美图书，书名均由穆青题写。胡颖主编的《1987中国新闻摄影年鉴》，是我国第一部新闻摄影年鉴；大型画册《历史的奇迹》是1998年全国抗洪抢险新闻摄影评选获奖作品集，收入新闻摄影佳作300幅（组）、56家报纸刊用照片的精彩版面及相关文章；胡颖主编的《镜头写春秋：共和国50周年瞬间精华诞生记》，带我们重温新中国50年一个个经典瞬间，回眸时代的变革与发展；为纪念改

革开放25周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花一年时间，在2003年底编辑完成《中国新闻摄影通鉴》。这部《通鉴》囊括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5年间中国新闻摄影的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和历史教训，厚达1010页，可谓鸿篇巨制、摄影百科，具有重要的学术、审美和实用价值。

湖北《荆门日报》社摄影记者董玉清主编的《中国珍稀野生动物摄影作品集》，由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是一部集知识性、艺术性、趣味性为一体的动物摄影大型画卷，真实再现了近300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形态及风采。中国新闻发展公司1989年编辑的《中国市花》，用精美图片和中、英两种文字介绍了59个城市的“市花”，观赏性和知识性俱佳。穆青为这两部摄影画册题写了书名。中国新闻摄影学会首任会长、摄影家蒋齐生的专著《新闻摄影一百四十年》，书名也是穆青题写的。

穆青写出了许多高扬时代精神的通讯和散文，也拍摄出许多立意新颖、技艺娴熟、气势恢宏的摄影作品。出版过《彩色的世界》《九寨沟》《穆青黄山摄影集》《穆青摄影集》《穆青摄影选》《穆青摄影》《汴菊》《开封菊花》《洛阳牡丹》等摄影著作。其中，《彩色的世界》《九寨沟》《汴菊》《开封菊花》《洛阳牡丹》的书名由穆青自己题写。在新闻理论研究方面，穆青出版了三部专著：《新闻工作散论》《新闻散论》《穆青论新闻》。其中《新闻工作散论》的书名系他本人题写。

在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中，穆青始终践行对党和人民负责，始终坚持“勿忘人民”的新闻理念和顾全大局的政治觉悟，在新闻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因此，不少新闻工作者以自己撰写或主编的书能得到穆青题写书名而备感荣幸。穆青也乐意为“求字者”挥毫。这方面的图书，我藏有张宝贵的《田园报春花》、池茂花的《池茂花摄影作品集》、边江的《描绘多彩人生》、程万里的《从采访到写作》、张惠芳的《崇高的爱》、张持坚的《写在黑土地上》、程光政的《范长江之路》、柴国庆主编的《求索集》、王礼赋主编的《经营实践论》。

穆青是河南周口人，对家乡感情极深。1982年当了新华社社长后，他把家乡河南定为自己的采访和调查研究基地，每年都要回去一两次。他为家乡文献《中州风物记》《弘扬焦裕禄精神书画集》和《淮阳历史文化丛书》题写了书名。

关于雁翎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许多作家、新闻工作者都曾写过，而首先挖掘出这一题材并写出长篇通讯的却是穆青。他先后三次前往白洋淀，对白洋淀有着深厚的情感，并为安新县委宣传部主持编写的《中国白洋淀》一书题写了书名。此外，青岛市委宣传部组织编写的《时事知识千题》、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焦裕禄》、上海市委组织部组织编写的《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书名均为穆青所题。

今年是穆青先生100周年诞辰，收集这些他曾题写书名的书籍和画册，既是为了学习或欣赏，也是对穆青先生的一种纪念和缅怀。

诗意叙述下的黄土高坡

——读禄永峰《风吹过村庄》

吴从慧

坦率说，读第一篇《风吹过村庄》，就把我震撼到了。普普通通的风，在作家禄永峰眼中便成了有生命的精灵。“黄土高原上村庄太招风啦，大树招风，高粱招风，牛羊招风，鸡狗招风。水渠、鼠洞、陶瓷罐子，角角落落都招风，就连懵懵懂懂的我也招风。走进风，不是我把风绊倒，就是风把我绊倒了。风似乎闲不住，有事没事总是喜欢和我一起出来溜达”。其实，风就像一个符号，一个图腾，贯穿整书。作者不仅单独为风写一篇，还在其他篇中也大段落写西北的风。“风散步的时候，步子很缓，很缓，他们还没有蚂蚁爬行得快。可是，风一旦跑起来，比村庄跑得最快的马还要快。风，跑起来谁也不避让，甚至连一路奔跑的风也不避让”。我想，只有被风吹着长大，被风吹明白了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灵动的文字。

他写云，也是有生命的，“一块一块的白云或者黑云像是长了脚，一会跑到村庄这头，一会跑到村庄那头”。

作者很少叙述，大多是想象，是描写。拟人比喻等修辞用到了极致。不仅动物有思维有感情，植物也有。连着用，中间套着排比。与其说他写的是散文，不如说更像是散文诗。

有人说，他的文字像板画用的刻刀，描绘西北村庄的窑洞、牲畜、庄稼以及附着于村庄的一切事物。我说是炭笔，他的图画线条轮廓清晰，色彩单一，具有鲜明的地方风味。他自己说是讲述童话，构建黄土人精神的村庄。边读边想象作者的家乡：沟沟坎坎划破了大地，大地的褶皱崖边，是一排排一孔孔高低错落不规整的窑洞。塬上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成熟的麦浪漂着浓郁的麦香。白杨树掩映的村庄尽是灰蒙蒙的土墙。稀稀拉拉的几棵山桃杏树分散在周边旷野，成了孩子们某个季节的乐园。

我们南方村庄自然环境似乎要美得多。小桥流水人家，枯藤老树昏鸦。房子是青砖黛瓦马头墙。村边绿树环绕鸟语花香。一到夏天，河湾里总有光屁股洗澡的孩童。可惜，我却没写过一篇。

作家拉雷恩·赫林在《呼吸写作：体现内心真实的声音》一书中

说，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必须“现身”，去探索自我、身体、思想和精神的每个层面，找到自己的深度写作。

最熟悉的，莫过于故土的人和事。深度写作，就是重返原初生活场域，挖掘对故土的主体感知，挖掘内心情感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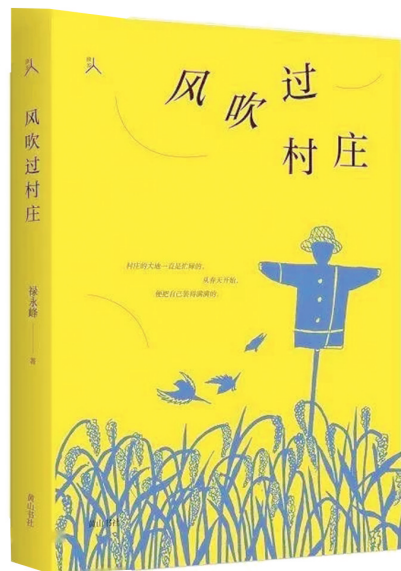
作者虽人离开故土，其实只是空间的改变，精神与灵魂是从未离开也不可能离得开的。故土，是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塬上的独树、树坑，地里土堆上的高粱、玉米、小麦等作物，窑洞、涝池、炊烟、鸟巢，窑里院原野上的牛马驴猪羊……全部的生存环境生产生活资料都一一入文，构成了西北黄土高原整体生态画面。

这些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个个村庄逐渐凋零，南方北方都一样。一股思土怀乡的浪潮在大地漫卷。这本书，也是这个浪潮中的一朵浪花。

当年，我们学文多宗杨朔秦牧刘白羽，近代朱自清俞平白等，远的就是唐宋八大家司马迁左传了。几十年远离文坛，也不知文风转到哪个方向。似乎林语堂周作人钱钟书汪曾祺毕淑敏梁衡这些文星也正当红。

万变不离其宗。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作者借描绘的印象，表达对历史、现实以及人类命运的关怀和思考。至于章法结构或语言表达风格，是各有所师也各有所长，由读者去挑选吧。能使读者领略意境，揣摩蕴涵意义，并得到美感的，就是好作品。



《风吹过村庄》
禄永峰 著
黄山书社